

人间物语

语词笔记

诗人圣野与无锡的诗缘

| 孟敦和 文 |

人生百岁，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不久前，收到上海朋友来信：圣野先生高寿庆典，没有热闹宴会，而是在图书馆举办一个儿童诗创作八十年报告会，诗与歌欢聚一堂，大诗人回忆诗歌沧桑，小诗人朗读童诗经典，大厅里散发浓郁文化芬芳，真是别开生面。

圣野，生于1922年，浙江金华东阳人，原名周大鹿，现名周大康，与艾青同乡。受诗影响，从小爱诗，上世纪40年代发表处女作，一辈子在儿童诗领域耕耘，至今已出版诗文集70多种，主编全国儿童书目近30种，先后荣获《少年文艺》杰出贡献奖、“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等数十个奖项。

说起圣野与无锡的诗缘，还得从1993年说起。当年，我出版了诗集《潮汐》，由北京朋友向他推荐。不久，就收到他的热情来信，一篇《感情的潮汐》，不妨将开头抄录如下：“孟敦和同志：一个素不相识的太湖之滨的诗人，寄我抒写他的情感潮汐的诗集，真使我深深地感动，亮起夜灯，我把它一口气读完了。不知是什么缘故，在你的诗集中，我最感兴趣的倒是那3首专为孩子们写的诗：《杨梅熟了》《浪花》和《海螺》，我分别圈了3个大圈，那是我给的最高分，我甚至于想：你为什么不给少年儿童多写一点诗呢？那是很适合你的脾胃的呀！你写爬在杨梅树上的那一群吵闹的少年，‘一个叫太酸 / 一个叫真甜’，你和这些孩子的心是贴在一起的。”还对我《深圳组诗》评价：“很有开拓性，打破自己传统方式，这种境界，也许是一生难得几回逢的。”从此，圣野成了我学诗路上的指导老师。

当时，我与他尚未谋面，但常在空中交流，聆听他的诗教。他在电话那头说，我在这边速记，许多诗话，以及几十封来信，秀气的字迹，春风一般语言，印入我的脑海，反复阅读，受益匪浅。他说：“是火焰一般的人，才能写出火焰一般的诗。”电话中还听到他激情高亢的声音，那是他刚创作的新诗。

为迎接21世纪第一个暑假，他在电话里说，要搞一个规模较大的小诗人夏令营，无锡山水人文得天独厚，希望能承办这个盛会。我立即与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浦学坤汇报，并请来宜兴有关领导具体商谈落实。终于，2001年7月中旬在宜兴善卷洞成功举办“全国第三届小诗人夏令营”，全国200多小诗人参加，《人民日报》等也发了消息。

当时，圣野虽已80高龄，满头闪光银发，但精力充沛，与著名诗人金波，白天为小诗人作诗歌讲座，连续两个晚上，挑灯夜战，与其他评委一起，评选小诗人现场创作的500多首诗歌。会上，全国儿童诗诗教联谊会宣告成立。

圣野老师一直很关心无锡，关心无锡诗人。他说，无锡是个诗的城市，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处处充满诗的灵气，诗的活力，诗的意象，值得大书特书。他写了一篇《让诗来打扮明天的无锡》，非常有深度，在报上发表，引起不小反响。

2002年，无锡诗歌学会编选一本《太湖风》诗集，收集解放以来无锡老中青63位诗人的作品。圣野老师收到后，怀着极大兴趣，写了《太湖越来越

年轻，太湖越来越美丽》的读后感：“并非太湖没有诗，而在于没有发现。这部诗集，展示了这个被誉为世界公园的景点，山美水美人也美。我以为，由太湖人来写太湖，更容易入木三分。”

圣野老师，是一个善于发现、善于思考、善于出新的诗人。2005年岁末，晚上九点刚过，老师在电话里很兴奋，他说新的一年要用新诗开篇，已向各地诗人约稿，当然少不了无锡诗人，并提出诗要短、精、美。几天以后，我把浦学坤、金山、孟敦和等诗人的诗寄给他，以诗的形式，祝贺新春。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他对我说，如此盛会在中国上海举办，千载难逢，诗人不能缺席。他已耄耋之年，积极在自办《诗迷报》上发表公刘、木斧、吴欢章等诗作，他写的迎宾诗“诗，是我们文明中国的/标志性产品/标志性建筑”，悬挂在中国馆大门口。无锡诗人陶祖德、毛益新、孟敦和等的作品也在世博会专刊上刊出。

圣野不仅爱童诗的护花人，对像我这样的爱诗晚辈也是如此。2004年，我准备将多年创作的诗歌整理出版，这就是《月光下的扁舟》。这本诗集，花费了圣野老师不少精力。他看了初稿很高兴，认为这是一部正能量诗集，同时，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与主题不符的作品一律不收入；二是书名《枫叶红了》，不满意。记得那天在他上海寓所，我听得认真，他的指点，使我脑子一下子清醒起来，思路打开，想起了“月光下，飘来一叶扁舟”那首诗，便脱口而出，书名就叫《月光下的扁舟》吧。老师听了，立即叫好。他还放下手头写作，为我诗集作序，没有几天工夫，《一曲歌唱祖国壮丽新貌的灿烂颂歌》很快完稿。在老师的鼓励与鞭策下，我也陆续写了一些儿童诗，在诗刊上发表。也邀请无锡诗人写儿童诗。

似乎专为儿童诗来到人世间的圣野老师，目前已收获一万多首诗，他对诗的痴迷，一如既往，至今仍孜孜不倦活在蹦蹦跳跳的童诗世界里。他写过一首著名童诗《不睡觉火车头》，其实，他就是“不睡觉火车头”，满载爱和春天阳光，奔向诗的远方。

圣洁的原野上，灿烂星空，浪漫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这就是诗人圣野。

一条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

| 庞培文 |

沈从文和废名身上都有“少女情怀”，但废名身上的少女情怀宛如诗歌，要更清浅一些，更富禅味，所谓“来无影去无踪”；像一首歌，但不是唱的，而是轻轻哼出。

在沈从文那里是散文，是现代传奇的，到了废名那里，则是诗歌，而且不是一般的白话诗，是中国古诗，“唐人绝句”（废名语）。

沈从文写了野少女，写三三、翠翠、矢矢，全像梅里美写卡门，奥斯特写爱玛，是世界文学的经典笔法，是油画笔法；废名写细竹、琴子、阿毛，则如石涛和尚画松石，八大山人画鸟，是完全的写意和泼墨，是中国画。

废名身上有时有济公的影子，癫和尚气质，他一写他的童年、少年，黄梅东门外老家，他身上就有一多半痴迷狂放的文字故态重萌，仿佛一名平时滴酒不沾的人突然大放异彩，豪情盖天——顺手捡来一大酒壶，仰脖子大口猛喝。他的“醉”态，人们弄不清是真是假。他在杰出的长篇《桥》里面的人物小林，且是他身上，他灵魂深处那个“醉”字之写照，生龙活现。他的诗歌里也有一种中国古老的醉意，所谓“摘花赌身轻”，乱花渐入迷眼，而将醉未醉。

朱光潜、严家炎、周作文都曾专门评述过废名文章之好，诗情之美，但都着重于审美形式，而未涉及废名文章的身世来历，即他所深深眷恋的中国乡间普通老百姓的命运——除了上面须到了“少女情怀”，废名和沈从文另一相通之处，就在于此！

在他们眼里，文学的最大功效和主题，都在于对普通百姓的热爱和同情，在于对中国广大的乡土所终生倾注的一腔游子般的热血，这不是任何大学课堂上的教授、知识分子、伪学者、“假洋鬼子”和新近发迹的文学暴发户们所轻易能够做到的。这里面有一种对于我们的文学国土、传统民俗和千百年来人民的命运所引起的深深思索和一生遭遇上的认同。他们俩都是从民族之根上长出来的粗大枝柯。

沈从文的树影婆娑，在风雨欲来的旷野上……

废名的黄叶飘飘，在山中空寂无人、废弃的小庙门前……

两者的文学台阶前，都曾一度冷落异常，门可罗雀——废名的台阶前，迄今仍结着尘封的蛛网——

这么好的两种感情，两种文学感动，至今竟遭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误解、轻慢，当代国人之人文素质、学养，可见一斑！

严家炎先生曾形容废名文字是江南的青橄榄。“初入口不免苦涩，慢慢渐有一股清香……久而久之竟连它的硬核也舍不得吐掉。”

《招隐集》里的诗，和废名自己写的《谈新诗》，现在又有多少人还读，还能读懂？

废名的天真，真像是何其芳《预言》中的诗句：

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
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
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
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何其芳《花环》

也许，在废名身上，在他的命运里，活脱脱有一个叫“小玲玲”的乡间女孩子深深隐匿着，只有在废名想做诗人时，才从衣袋里跳出来，和他说话。

何其芳那首12行的短诗，全可以做墓志铭，刻在废名先生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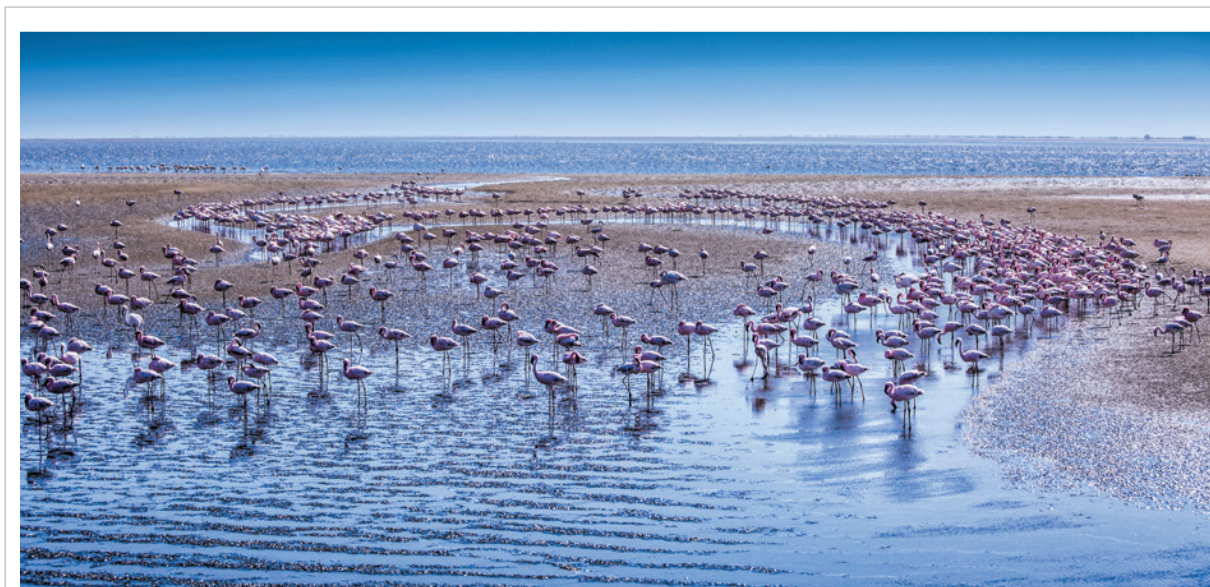
沈从文的少女情怀，是无名的青山翠谷，是广漠的乡野，一条奔流向远方天际的大河。废名的少女情怀，则是山中的一条小溪，青青的溪流，活泼动听，唱着银铃般无忧的歌声，也是何其芳诗中那条“没有照过（人的）影子的小溪……”

关于废名先生，我还有三句话。一句是他自己经常（念在嘴上）说的：“老百姓是好的。”

另一句也是他说的，在题为《五祖寺》的文章结尾：“……不过小孩子的‘残照’，乃是朝阳的憧憬罢了。”

最后一句话，是古人所撰（而代代相传）：

“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响。”



音符 摄影 邓艾菁